

感 念 劉 安 祺 上 將

● 王 軍 (十方人文書院院長)

學養湛深氣度恢宏

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夏，我隨同湖南永興縣中高年班學長數人，投效青年軍二〇六師，因劉安祺將軍(字壽如以下稱壽公)曾長青年軍二〇五師，時雖年少，即仰壽公威名。

來台後，常在報張雜誌閱讀有關壽公的介紹與報導，並由新聞圖片目睹壽公魁偉英姿，內心無限欽敬，惟僅止於對一位身經百戰，功在國家的名將懷著一份仰慕之情而已。

嗣因至友丁奇得緣隨侍壽公，始知壽公不僅學養湛深，且幽默風趣，氣度恢宏。

我國古代詩人嘗喻將材而有儒士涵養風度者謂為「儒將」，蘇軾詩中有「翩翩出儒將，豈惟十朱輪」之句；薛能「清河泛舟詩」亦謂：「儒將不須誇郅縠，未聞詩句解風流」。

壽公誠為現代儒將，我心雖景仰，卻始終無緣親炙。憶壽公任陸軍總司令時，我正服務於恩師趙麗蓮教授創辦的「學生英語文摘」社，擔任編輯職務，工作地點就在趙教授的台大宿舍內，距壽公台北市金門街官邸，近在咫尺，因壽公關心年輕人，丁奇兄屢有引見之意，惜無適當機緣而作罷。

民國五十九年初，我正著手蒐集資料，撰寫大學研究所學位論文，經丁奇兄推荐，承陽明山國防研究院聘為研究所所員，待遇雖不高，惟讀書環境絕佳，為時雖僅半載，對研究寫作幫助甚大。

國防研究院乃培植國家高級領導幹部的最高研究學府，先總統蔣公中正自兼院長，張其昀博士任主任，壽公擔任副主任，講座皆為國內外最具權威的專家學者，原任財、經兩部部长現任行政院副院長的徐立德先生與現任行政院院長連戰先生，現任考試院院長邱創煥先生……等，皆在院研究。

研究院上下對壽公甚為崇敬，壽公亦係在國防研究院任內，晉陞陸軍一級上將，當時院內同仁聞訊莫不鼓舞歡欣，並舉行慶祝酒會，如家中辦喜事，壽公得同僚部屬之愛戴可見一斑。

關心時事析論透闢

劉壽公平日最關心國內外時事，即在百忙中亦抽出時間閱讀書報，數十年來未嘗間斷。一天下午，我正在研究室整理資料，丁奇兄手持最近出版的英文「時代」雜誌（TIME）進來問我：

「這期有篇關於我國的新聞評論，甚為重要，壽公特別問起，你可否給壽公解釋？」幸好這篇文章我前一天才看過，記憶猶新，而且也有些意見想一吐為快，所以毫不考慮答應下來，豈料丁奇兄立即催促：「現在就去吧！」

我就這樣硬著頭皮第一次踏進了壽公的辦公室，因為自己投考大學之前僅為一低階軍官，從未面對如此高階的上將軍，縱不畏縮，內心卻難免緊張，未料壽公卻面帶笑容，和藹地招呼我，並示意我坐在他身後的沙發上。壽公慈祥親切的風儀，頓使我覺得是面對家人長輩，毫無拘束。略為寒暄，我即向壽公報告這篇評論的主旨以及自己的看法。雖然自己所學者為法律，但在台大四年級時曾選修雷松生教授所開「國際政治」課程，對國際現勢略有概念。當我向壽公報告每提及一些現代專有名詞或國際組織名稱，壽公即不時用英語加以重述。

事隔二十餘年，尚清楚記得，我說到「沉默的大多數」時，壽公立即用英語接著說：「Silent Majority」當我說到：「戰略」一詞時，壽公即說：「Strategy」，說到「東南亞公約組織」，他立刻接著說：「SEATO」……。發音之清晰正確以及反應之快速，令我十分驚訝。我略為分析並作結語後，壽公隨即侃侃而談，雖也同意我的一些看法，但卻有更多自己的見解；不像是在聽部屬報告，卻似在與忘年之交聊天。

壽公對時勢深入透徹的分析，使我如沐春風，竟忘了下班時間。丁奇兄送壽公上車後，立即回來告訴我：「壽公誇獎你，說要盡一切可能幫助你！拔擢你！」

我以稍帶責怪的語氣回答說：「壽公自己看得懂英文，對時局也瞭如指掌，何必要我去解釋？」丁奇兄笑道：「哎呀，壽公喜歡聽聽年輕人的意見嘛！」未幾，我就離開了國防研究院。

秉持信念仁慈為懷

離開國防研究院後因忙於工作與生活從未向壽公問候請益也很少與壽公見面，祇從丁奇兄的談話中，知道他老人家健碩如昔。

前幾年，我常在社教館、國家戲劇廳、國家音樂廳等演藝場所遇見壽公，當我第一次趨前問安時，他老人家居然還記得我，問道：「王先生，好久好久沒有見到您了，近來還好嗎？」壽公驚人的記憶力令人嘆服。孔子曾勉勵弟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壽公已九十高齡，仍然耳聰目明，健朗愉快，主要由於壽公數十年來，秉持信念，堅守德操，仁慈為懷，沉潛游藝，使生活充實完美，得享高壽，數年前壽公九秩大慶，曾撰文慶賀，壽公近年來健康漸衰，在家靜養很少外出。民國八十四年九月九日在寓所臥榻安詳入睡，無疾而終，福壽全歸，更增仰止。謹拾蕪文，以誌崇敬感念之忱。